

宜兴的风雅

□南京 关立蓉

几年前,我去过一趟宜兴,那次是为单位采购建筑石料,搭乘一辆卡车上山,山道曲折蜿蜒,一路但见林壑尤美,蔚然深秀。可惜那次来去匆匆,绝美的风景只是一掠而过,更没来得及一睹陶都风采。下山时,在路边石刻店购得一方镇纸,石头呈墨色,上面刻几个微小的人物,坐在月光下的小舟里,舟里有案几,上有诗书茶具,旁边几个小字——夜航船。风雅的意蕴,在一方石头上弥漫。

这个周末,应宜兴友人邀,迎着清晨的骀荡春风,终于踏上宜兴之旅。

朋友说,来宜兴,一定要去竹海风景区,登临苏南第一峰——玉女峰。去景区的路上,经过一座古朴的寺庙,抬头一看,寺庙名为寂照禅寺,这儿游人不多,颇为寂寥。门前有棵古树,树上挂一小牌。原来,这是一棵元代高僧亲手种下的银杏,它在这里驻守了千年,在渺远与静寂之中,生命的延展就像宣纸的纹路,隐约成了一种陈旧的美。

开始登山,山体海拔600多米,不算很高,但颇为陡峭。我们

沿着石阶而上,两边皆是密密竹林,每当劲风划过,竹竿与气流的巨大摩擦声,空气中仿佛有星星火苗迸溅,这一波一波的声浪,冲撞、盘旋,如千军万马于山谷嘶鸣。这是竹林的语言,是自然的风情。终于登上山顶,站在凌云阁内,极目四望,山峦秀朗,翠竹连绵,镜湖像一颗胖乎乎的蚕豆,镶嵌在山脚下广袤的林海中。

第二天,友人上班,我独自去了蜀山古南街,这条千米长街,是紫砂爱好者的朝圣之地。街道两边,多为二层砖木结构小楼,青灰的屋檐、斑驳的外墙、摇曳的藤蔓、油漆剥落的木门……无不染上岁月的风霜。诸多宜兴紫砂名家,任淦庭、朱可心、顾景舟……都曾在此居住。

江南的住宅,讲究一个巧字。推开顾景舟旧居的木门,堂屋幽暗,一缕清晨的阳光斜射进来,照在一张朱漆木柜上,柜上有只紫砂花盆,栽种的绿植生机盎然,仿佛主人不曾远离。顺着吱吱呀呀的木楼梯登上二楼,这是间卧室,雕花木床上,蚊帐低垂。靠墙摆放着一张木桌,煤油灯上还留着灯

油的残迹。透过二楼的窗户,可以看到楼下街上的行人。或许童年时的顾景舟,也曾这样看着楼下来人入往,卖早点的小贩,摇晃着叫卖的铃铛,一步一摇地踏进清晨的浓雾中去。或许早上的时光不得如此悠闲,他还得撑着小船,去离家一里多地的东坡书院上学堂。正是在东坡书院,他打下了深厚的古文基础。文人的风雅,让他之后的艺术创造有个性气质,神采焕发。

沿着河岸,按图索骥,我从陆路走过顾景舟的求学之路。元丰七年,拟终老阳羡的苏轼买田筑室于蜀山南麓,这便是“东坡草堂”——东坡书院的前身。书院门厅里,裱有苏轼手书的《楚颂贴》《阳羡贴》。字里行间,无不显示苏轼对宜兴绝美山水的喜爱。

离开宜兴之前,我去了太湖边,眺望远方,烟波浩渺,青山起伏。千百年来,宜兴人就在这山水画般的世界里,在壶韵茶香中款款而行,创造出独属宜兴的陶氏生活。他们代代相继,或抟坯于晓晨、或捏塑于黄昏,以汗水浸润泥沙,用心血点亮夜灯,将宜兴的风雅,传遍世界。

木棉花开又一春

□云南玉溪 聂顺荣

在潜意识里,我始终固执地认为故乡的春天,是随着红艳艳地盛开的木棉花悄悄到来的。

木棉花是一种高大的落叶乔木,别名攀枝花,又名英雄树。它抗旱,耐寒,先开花,后长叶、结果。适宜在亚热带及干热河谷地区生长,从庭院到边坡,再到亭廊,直至山野河谷,随处可见攀枝花树挺拔矫健的身影。

一元复始,万象更新。当原野吐绿,杨柳绽翠时,一朵朵红艳艳的攀枝花就昂首怒放在树梢枝头,为我们传递着春回大地的讯息。褐绿色的花萼托起五片殷红的花瓣,就像慈爱的母亲手里捧着的婴儿,娇嫩鲜活。五片花瓣软软的,就像婴儿的耳垂,轻揉就会流出一汪黏黏的液汁。花瓣包裹着粉嫩嫩的花丝,花丝就如菜园子的篱笆柱,环拥着花柱。花蕾初绽时,花丝呈粉红色,花朵盛开时,花丝呈橙红色或深橘色。花柱的柱头此时就像光着脚丫的美少女,露出五个俏丽的脚趾肆意地张扬。褐灰色的花粉蹿在花丝的顶端,恣意地卖弄舞蹈,妩媚妖娆。微风中,一股淡淡的芬芳扑鼻而来,轻嗅之,甜甜的香味沁人心脾。

今年春节回老家过年,刚好立春当天,空气中飘满了春天的气息。我借了辆电动车带着妻子和女儿沿着乡村小路一路骑到田间。此时春风拂面,我看到伫立在田间的一棵棵木棉树上开满了朵朵红花,在田地里的稻苗映衬下,就像一幅舒展开来的水彩画卷。

妻子指着不远处的一棵木棉树说:“你们快看,那棵木棉树上

的花像不像繁星点点?”我笑了笑没有说话,反倒是一旁的女儿产生了好奇:“爸爸,这些树怎么都没有叶子呀?”我笑着打趣道:“这木棉花就像你一样醒得早,它们的叶子还在睡懒觉呢!”看着一棵棵挺拔的木棉树上盛开的花朵,红艳艳地在微风中摇曳,用自己娇羞的姿态装点春天的画卷,幸福的感觉油然而生。

再往前走一点点,我弯下腰,捡了几朵刚落下来的木棉花放在衣帽里。妻子有点不解,我饶有兴趣地说:“别自顾看花了,快来一起挑吧。木棉花是可以食用的,新鲜的木棉花可以用来煮排骨汤,晒干的木棉花还有药用价值呢!”

是的,木棉除了观赏价值高,它的花、皮、根均有药用价值。另外,木棉的用途也很广,它的花蕊是很好的织物材料,古书记载“木棉树高二三丈,切类桐木,二三月花既谢,蕊为绵。彼人织之为毯,洁白如雪,温暖无比。”而木棉的木质松软,可制作包装箱板、火柴梗、木舟、桶盆等,还是造纸的原料。木棉花完全凋落后,枝繁叶茂的枝头会结出绿色如香蕉大小的果实。待小绿果成熟后变成淡黄色时,剥开潮湿的果皮,里面满是轻盈雪白的软棉,极其柔软细腻。风干后的木棉可作为棉衣、枕头、褥子和被子的填充材料,唐代诗人李琮就有“衣裁木上棉”之句,卧拥在这样的被枕上,梦中会分外洁白香甜。

在返回的路上,我望着身后渐渐远去的木棉树,心里满是喜悦。

新绿染春

□安徽铜陵 鲍安顺

春晨醒来,我推窗看见,那迷雾里的满树新绿,是探出头来的嫩绿芽儿,那枝干上含苞欲放的花骨朵,米粒般尚未开放。此时,鸟儿叽叽喳喳,叫得寒意渐行渐远。我感觉,那新绿娇弱玲珑,悄然赠与大地,粘着人心,在树间,在草地,在山水间。

天空下着小雨,我打着伞行走,看那绽放新绿的树,有石楠、梾子、雪松、玉兰,每一种树的嫩绿,虽然叶形不同,可那嫩色惊奇的相似,不由得让我心生欢喜。我来到原野,看一片一片的嫩绿草地,也新绿如茵,无边无际。

我曾培育过一盆珍贵的美国五针松,可是它枯死了,我轻轻一掐,那起皱的树皮与脆枯的树干,随着一声清脆,应声而断,成了废柴。我没有舍得丢它,在来年春天,我看见那盆泥土,数十棵嫩绿的小草,悄悄地探出头来,让人怜爱。触景生情,我想那从泥土中长出的杂草,

是自然力,也是顽强的生命力,挣脱了桎梏与羁绊,重见天日。

有人问我,用“满眼新绿”打一电影名。我屡猜不得后,他说叫《初春》。我虽然没看过那部电影,但是我能够感觉到,那初春的脚步,就像朱自清笔下的小草,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,嫩嫩的,绿绿的。园子里,田野里,一大片一大片的,那青草味儿,伴着各种花香,舒活筋骨,抖擞精神,个个像刚落地的娃娃,从头到脚都是新的。那天,我还想起冰心说:“绿色象征着浓郁的春光,蓬勃的青春,崇高的理想,热切的希望,绿色是人生的黄金时期”。

我见过一位退休老者,他华发如雪,在春天的新绿从里,对着琴谱拉小提琴。他对我说,他是新学琴的,并不熟练。那天,他站在长椅边,挺直腰板又对我说,有爱在心,无需金钱,不论贫富,只要朝梦而行,一切皆可,定有收获。

五元理发室

□盐城 戚思权

五元理发店,在城市一个杳冥胡同里。理发店的名字叫新春理发店。

理发店是一间老式样的平房,面积大约有20多平方米,房子里面的涂料已经脱落,比现在的农村老房子还要陈旧,里面放着两张老式理发椅子,一张沙发,一面大玻璃镜子,一个洗头用的水池子。房子门朝西,门是老式玻璃门。房子产权是以前的饮食服务公司的,房子的年龄比理发师的年龄还要大,历经岁月的沧桑。

理发店的理发师是一个中年妇女,她姓吴,今年大概60岁了。她从17岁从事理发这个职业,一

直干到退休。退休后,她继续从事这个职业。听顾客说,当地晚报也曾报道她多年从事这一老行当的职业。

我今年52岁,在单位是一线工人。人到中年,不爱时尚,不爱打扮,不爱漂亮,这大概与我多年工作环境有关吧。我是工薪阶层,每一分钱都是来之不易的。我是勤俭节约的人,“把钱花在刀刃上”是我的口头禅,花少量的钱办更多的事是我的原则。花费5元钱理发,一般只理发,不刮胡子,刮胡子要另外收费。

理发师技术娴熟,动作熟练,从动剪开始理发,到拿剃刀,一个顾客不到20分钟就迅速完成,而

且不要洗头刮脸。顾客大多数是中老年,他们对发型时尚不太讲究,理发的目的很简单,就是把头发剪短一些。我妻子虽然是工薪阶层,但是她对对自己的发型比较讲究,一般理发要花费20元,有时还需要染发、烫发,这样一来,需要花费更多的钱。

理发店的顾客很多,有时要排队等候,多数冲着便宜从四面八方赶来的。5元理发发现在很难找到了,一般至少需要20元,遇到装潢好一些的理发店,好一些造型师价格要更高。

每次理完发,看着镜子里精神抖擞的自己,我就庆幸还能有这样一家理发店。

梦中

□江西宜春 庆明

半夜里我被一场梦惊醒,梦里的事情,非常清晰。

我在一个离家比较近的地方上班,然后回到家,见读大学的女儿回来了,她说:“我带爷爷看了我们家买的新房,他很喜欢,说新楼房就是好。爸,你把爷爷接到我们家住,让他住一个房间。”

女儿的话被她母亲听见,我妻子大声地说:“不行,这是我们家买的新房,你爷爷没出一分钱。”于是我和妻子大吵起来,我说:“那是我爸,是我亲生的爸,也是女儿的爷爷,不可能不让他住,女儿读大学,他一次就给了四千多元,那时候四千多元,不是小数目,你要是不同意我爸和我们住一起,我们就分开。”

不等妻子骂我,女儿先责怪起我们来了:“吵吵,吵什么,再吵我就不回家了。”我吓得没敢再作声,我心里想,这怎么办呢,我知道妻子的脾气,她不同意的事情,就是九头牛也拉她不出来,她一直会和我拗下去,多次和她吵架,

都是我让着她,不让着她,家里就会天翻地覆。

现在见妻子这般反对老父亲住进我们家里,我心里十分地气恼,不知怎么办才好,这事情还不能让老爸知道,要是他知道了,是决不会住到我们家来,他会租房住,父母这辈子都是靠租房住,学校没有分房子给我们,事实上学校没有房子,教职工都住在校外。

我痛苦着,心里特别难过,突然我被她的脚搁在我身上,醒了。这才知道刚才是在做梦,父亲去世十多年,这才放下心,不必为此事纠结,不必为此事和妻子争吵。

但细心一想,若父亲尚在世,我要把父亲接到我家来住,和我们一起生活,妻子百般反对,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呢?既要让父亲和我们一起住,又要让妻子乐意,仅同意都不行,她心里不乐意,就是老父亲住进我家,她天天挂着难看的脸色,父亲也会出去租房住,父亲自尊心极强,看不得人家一点不好的脸色。

为此,我把梦里的事情,当作真事情来分析,如何处理这个问题,和妻子说道理,很难通,以强硬的态度对她,更不行,让女儿做她的工作,女儿也难做通她的工作。所以,她不同意的事情,只能由着她,例如一位妇人拉她买了上万元产品,结果放在家里卖不出去,最后送给亲戚和便宜卖了。当初我就反对她,天上不会掉馅饼,你与她非亲非故,好赚钱的生意不会拉你去,拉你去的人,就是赚你的钱,不信,到时你就要吃大亏,结果吃大亏了,她还不服气。

一想到这些情况,想做通她的思想工作很难,于是我只好这样做:让爸另租房子住,我和爸住在一起,我照顾他的日常生活,他毕竟八十多岁的人了,家里的事情由她去。我只能这样处理这个问题。

可惜父亲早已去世,要是他还健在,我会这样做的,不再管她的事情。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959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